

京 剧 剧 本
恶 虎 村
斩 经 堂
四 郎 探 母
连 环 套

232

《戏剧艺术》编辑部编
《上海戏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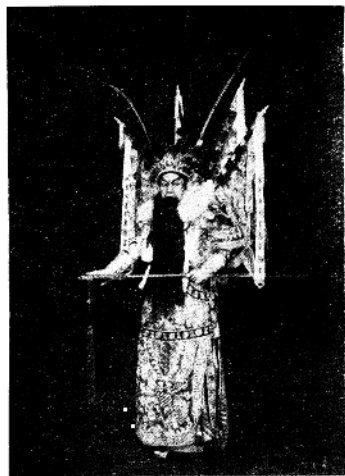
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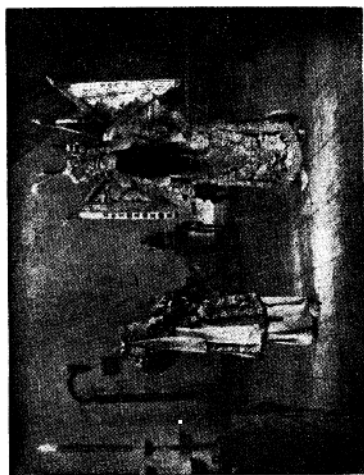
童芷苓、张文涓在京剧《四郎探母》
“坐宫”一折中分饰铁镜公主和楊延輝的
剧照。



小盖叫天(张剑鸣)在京剧《恶虎村》中饰演黄天霸的剧照。



周信芳同志在三十年代拍摄的电影
《斩经堂》中饰演吴汉的剧照。



周信芳同志在三十年代拍摄的电影
《斩经堂》中饰演吴汉的剧照。

恶虎村

黄天霸与濮天雕，武天虬均为《施公案》小说中著名好汉，江湖四霸天中之人物。三人又系拜把兄弟，故虽天霸已投效施公，两方各行其志，而平素交情仍厚。日者，施公自江都县卸任，奉诏进京，路经濮、武所居之恶虎村，为所侦悉，二人欲为九黄七珠莲花院十二家好汉报仇，遂将施公劫入庄中缚置马圈，拟至三更，将施剖腹挖心。而天霸与王栋王梁，知施公晋京，恶虎村为必由之路，恐施被害，因即赶往探访。既抵村外，适遇神弹子李坤，保送镖车过庄，为濮武二人所困，遂出与解围。事毕，天霸籍拜寿（是日适天雕诞日）及见嫂为名，欲入庄一叙，以探施公消息。孰意二人言语蹊跷，故意辞却，不欲天霸入庄。天霸因是益滋疑窦，迨入庄，瞥见施之驼轿，真情更露。天霸遂即告别，至客店与李坤及二王说知，约与会合，同救施公。已则重又入庄，先窃听得二人商酌害施之语。二人见天霸突然复回，均甚惊惶，不得已勉强设饮款叙，既而言谈之间，一语不合，双方起而用武，时适李坤等亦已越墙而进，于是放火烧庄，同将施公救出，而濮武二人，一则中镖而死，一则中弹而亡，妻室均遭杀害。

（四下手、四英雄、二净同上，水底鱼、排子。濮

白）弟兄结义在江南，

（武白）谁人不知四霸天，

（濮白）只因江都来失散，

（武白）天霸忘恩不回还。

（濮白）濮天雕，

(武白) 武天虬。

(濮白) 今日在庄外比试，贤弟的武艺，越法高强了。

(武白) 二哥夸奖了。

(濮白) 就是那天霸到来，也恐不是贤弟的对手。

(武白) 那忘恩无义之人，提他则甚。今乃二哥寿诞之期，待我与二哥拜寿。

(濮白) 自家弟兄，不拜也罢。

(吹排子内白) 众家英雄到！

(青袍白) 有请。

(众英雄同上白) 我等与二庄主拜寿。

(濮白) 有劳了。

(吹打介、众看介白) 怎么不见二位主母？

(濮、武同白) 有请二位主母。

(濮妻、武妻上白) 众家英雄到来，我们这厢有礼啦！

(濮、武同白) 备得有酒，与众位痛饮。

(众白) 来此就要叨扰。

(吹打介，丁三巴上，白) 启禀二位庄主，今有赃官施不全，进京引见，打此经过。

(濮、武同白) 那天霸可曾跟随？

(丁白) 贵老叔他回家探母去啦！

(濮妻白) 探母，带回令不带？

(濮、武同白) 你我将赃官掠进庄来，将他杀死，好与那九黄、七珠、莲花院一十二家英雄报仇。

(濮妻白) 慢着，我说你要杀了那施不全，可怎么对那兄弟黄天霸呀？

(濮、武同白) 天霸那厮无情，我等也就不义了，来，一齐出庄。

(同转场，四青袍引施公上，丁执帖白) 今有濮天雕，濮大太爷，武天虬，武二太爷，要拜会

你们太爷，你就说是太爷我说的。

(院子白) 今有濮、武二位来拜。

(施白) 住轿。吓，原来是濮、武二位。

(濮、武同白) 闻听县尊到此，特请到庄中待茶。

(施白) 我有王命在身，不能久停。

(濮、武同白) 来，掠进庄去。

(同下，王栋、王梁、黄天霸同上，黄天霸唱) 离了扬州江
都县，

(二王同唱) 回转绿林乐安然。

(黄白) 咳，……

(王梁白) 我说老兄弟，一路之上，唉声叹气，倒闹了哥哥
一身毛病出来。

(黄白) 想那施县尊，此番进京，必要打从那恶虎村前经过，
倘若遇着濮、武二位兄长，只恐有些不便。

(王梁白) 他做他的官，我们做我们的绿林，有道是不作他人
官，不受他人管，常言道得好，自己但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黄白) 话虽如此，只是小弟有些放心不下。

(王栋白) 贤弟你我三人，暗暗保护施县尊，等他过了恶虎
村，你我再各归绿林，你看如何？

(王梁白) 这个对了你的劲儿啦巴？

(黄白) 言之有理，你我马上加鞭。

(黄唱) 三人马上紧加鞭，

(王栋、王梁同唱) 好似猛虎下高山。

(同下，四上手，车辆，李坤上，唱)

身在江湖绿林上，神
弹英名天下扬，押定
镖车往前闯。

(同下，丁上白) 你看那厢来了许多车辆，不免在此等候便了。

(李随车辆同上，丁白) 留下金银，放你过去。

(李白) 小小毛贼，通名受死。

(丁白) 你连你丁三伯伯都不认识了！

(李白) 看弹。

(丁下，李白) 将车辆打至松林，待我前去会他。

(众同下，濮、武同上，施白) 二位将本县掠进庄来，为了何事？

(濮、武同白) 我等有一事不明，要在县尊台前领教。

(施白) 有何金言，当面请讲。

(濮、武白) 不知九黄、七珠、莲花院一十二家好汉身犯何罪，你为何将他问斩？

(施白) 那九黄、七珠、莲花院一十二家盗寇！

(濮、武同) 呸！

(施白) 斩者无亏。

(濮、武同) 呸！

(濮唱) 赃官说话真胆大，不由豪杰怒气发，钢刀一举头割下，

(武唱) 杀他不如把心挖。

(濮白) 贤弟为何拦阻？

(武白) 若将他杀死，岂不便宜了他。

(濮白) 以贤弟之见？

(武白) 将他绑至后面，等到三更时分，剖腹挖心，也好与众位英雄报仇。

(濮白) 好！将他绑至后面。

(绑施下，丁上) 启禀二位庄主，庄外来了许多镖车，是我打他不过，他打了我一弹子。

(濮、武同白)一同出庄。

(李上白)何方盗寇，敢挡某家去路！

(濮、武同白)留下车辆，放尔等过去。

(李白)要我镖车，却也不难，除非两家递换。

(濮、武同白)将何递换？

(李白)某手中宝刀，换二贼人头！

(濮、武同白)看刀！

(杀介同下，黄、王栋、王梁上，黄白)那里有喊杀之声，你
我登高一望。

(二王白)请。

(濮、武同李上，打介，同下，黄白)你看濮、武二位与李五爷争
斗起来，你我分头解劝。

(濮、武、李同上，二王、黄分头劝阻介，黄白)吓，二位仁兄，敢
莫是不相认，此乃是
李五爷，人称神弹子。
李五爷，见过濮、武二
位兄长。

(濮、武同白)原来是李五爷，失敬了。此二位是……

(黄白)此乃是县衙好友，王氏昆仲。

(濮、武同白)敢莫是王栋、王梁，二位仁兄。

(二王同白)不敢、不敢，江湖人称四霸天。有你们二位
在内，久仰的了不得。

(濮、武同白)岂敢，李五爷同二位，请到庄中一叙。

(李白)还有车辆在此，要转至店坊。

(二王同白)待我弟兄，送李五爷一程。

(李白)只要二位不留我的车辆，料前途那些毛贼……

(黄白)言重了。

(二王同白)我等要陪伴李五爷，告辞了。

(李、二王同下，濮、武同白) 吓，贤弟你从那道而来？

(黄白) 小弟打从江都县而来。

(濮、武白) 今要往那里去？

(黄白) 这，今日乃是二哥寿诞之日，小弟前来与二哥拜寿。

(武白) 二哥寿诞之日，你还记得么？

(黄白) 自己弟兄，怎么不记得。

(武白) 你记得就好。

(黄白) 小弟要进庄拜见二位嫂嫂。

(濮白) 你那二位嫂子，她们病了。

(黄白) 二位嫂嫂病了，但不知得的什么病？

(濮白) 得的是伤寒病，

(黄白) 呵，得的是伤寒病？

(濮、武白) 伤寒病就不用见了。

(黄白) 病了就不用见了。如此待小弟回至店房，陪伴李五爷去便了。

(濮、武同白) 如此你我弟兄，改日再见，少陪了。(同下)

(黄白) 吓，想我二位仁兄，往日相见，亲同骨内，今日为何冷淡而去，其中定有原故，待我赶上，二位哥，休走，小弟赶来也。(下)

(濮、武同上，丁上白) 黄老叔又赶来了。

(黄上，濮、武白) 贤弟，你赶来作甚？

(黄白) 方才二位兄长言道，二位嫂嫂病了，不用见了，想我二位嫂嫂性情不好，倘若怪下罪来，是何人耽待？

(濮、武同白) 有我二人耽待。

(黄白) 有二位兄长耽待，吓，三哥，吾家二位嫂嫂，倒底得的是什么病？

(武白) 他得的是疟子。

(黄白) 方才二哥言道，嫂嫂得的是伤寒，怎么三哥又说是疟子？

(濮白) 他是伤寒转了疟子啦！

(丁白) 启禀二位庄主，方才出庄的时候，我那二位主母的病都好了。

(濮、武同白) 贤弟，你可曾听见？

(黄白) 听见什么？

(濮、武同白) 你二位嫂嫂的病，好了，就不用见了。

(黄白) 这病好了，就不用见了。

(濮、武白) 好了，不用见了。

(黄白) 好了，益发不用见了，病了也不用见了，小弟今日，偏偏是要见定了。

(濮白) 你一定要见？

(黄白) 要见。

(濮白) 要见，你就见。

(武白) 怎么你是一定要见？

(黄白) 要见。

(武白) 要见你见嘛！

(武与丁耳语)

(黄白) 二哥你这作什么？

(武白) 叫他与贤弟备酒。

(黄白) 自己哥弟不用。

(武白) 不用就罢。

(黄白) 这又作什么？

(武白) 叫他与贤弟带路。

(黄白) 这庄中，小弟常常来往，不用。

(武白) 不用就不用。

(黄白) 那小子过来，与你老叔去溜马去，往那儿去溜？

(丁白) 庄内去溜。

(黄白) 庄外去溜。(丁下) 三位哥，几年不见，这庄中树木，俱长成林了。

(濮白) 这都是你三哥栽种的。

(黄白) 如此说来，三哥倒是个能干的了。

(武白) 贤弟夸奖了，请。

(黄白) 请。

(濮、武同白) 贤弟，几载不见，你的光景如何？

(黄白) 小弟不过是穷忙而已。

(濮、武同白) 太谦了，请。

(黄白) 二位哥，前面是什么庙？

(濮、武同白) 乃是三义庙，

(黄白) 何谓三义庙？

(濮、武同白) 乃是刘、关、张。

(黄白) 可有那赵四将军无有？

(濮、武同白) 无有。

(黄白) 这就算不得三义庙了。

(濮、武同白) 怎见得？

(黄白) 想那赵四将军，在长板坡前，有十大汗马功劳，救了幼主，杀退曹兵十万，他三人在此，同受人间香火，把那赵四将军，就忘怀了。

(濮、武同白) 有道是，前人作事，后人造庙，与你我弟兄，什么相干。

(黄白) 你我弟兄，今日好有一比。

(濮、武同白) 比作何来？

(黄白) 好比那刘、关、张，想你二人，在此安享快乐，把小弟就忘怀了。

(濮、武同白) 贤弟，我二人是常常想念贤弟你呀！

(黄白)二位哥常常想念小弟么?

(濮、武同白)正是。

(黄白)小弟也是常常想念二位兄长。

(濮、武同白)彼此，一样，啊……

(三人同笑)哈……，请。(黄下)

(濮白)糟糕!

(武白)真糟糕!(同下)

(濮妻、武妻同上)庄主出庄不回转，好叫奴家记心间。(黄上，濮、武同上，濮妻白)老兄弟来啦，嫂子可想你啦!

(黄白)二位嫂嫂病体，可曾全愈了?

(濮妻白)谁说我病啦!那个王八蛋说的。

(濮、武同白)贤弟请坐。

(黄白)二位哥，想这恶虎村可是通京的大路。

(濮、武同白)正是通京的大道。

(黄白)那买卖客商，

(濮、武同白)接连不断。

(黄白)文武官员，

(濮、武同白)时常过往。

(黄白)想那施县尊，进京引见，定要从此经过。

(濮妻白)你说的是那施……

(黄白)施什么?

(濮妻白)我可是……实实不知道呀，呀呼嗨……

(濮、武同白)想那施县尊，倘若打此经过，我定要将他掠进庄来。

(黄白)便怎么样?

(濮、武同白)替贤弟你，款待。

(黄白)小弟承情了，看天色不早，我要陪伴李五爷去了。

(濮、武同白)再饮几杯。

(黄白)少陪了。(出门见驼轿)二位仁兄，你说施县尊不曾打此经过，这乘驼轿，是那里来的？

(濮妻白)那是……

(濮打介，濮妻白)哎哟……

(濮白)适才是你嫂嫂染病在床，是我雇了一乘驼轿要将她送回娘家养病，是她病体好了，故将此驼轿，放在此地不用，贤弟你休得多疑。

(黄白)倒也辩得干净，小弟的马呢？

(濮、武同白)现在庄外。

(黄白)告辞了。(下)。

(濮白)贤弟，此事若被天霸看破，如何是好？

(武白)三更时分，先将赃官剖腹挖心，再作道理。

(濮白)一同请至后面。(同下)

(黄趋马上白)鏢旗在此，李五爷定在里面，店家那里？(店家上，将马带进去)

(店白)有请众位英雄。

(李、二王同上白)老兄弟回来啦！

(黄唱摇板)自古道人心揣鬼计，临行之时两猜疑。

(王梁白)老兄弟方才言道，人心揣鬼计，临行两猜疑，莫非此去，看出什么破绽来啦？

(黄白)是我出庄之时，见庄外有驼轿一乘，令人可疑。

(王梁白)可是十里长亭，送县尊那顶驼轿么？

(黄白)正是。

(王梁白)这可了不得啦！长言道得好，究情儿论事，设法拿贼，今晚烦劳兄弟一趟，换了夜行衣，去至他庄，探听县尊的下落。县尊果在他庄，只是用好言相劝，苦苦的哀求，放出县尊，两全其美。

(众白) 他若不放呢?

(王梁白) 他若不放,那可就说不得啦。你在里面放起一把号火,我同李五爷在外接应,倘若动起手来,拿住濮、武二位,千万不可伤他二人的性命。

(众同白) 却是为何?

(王梁白) 一来看在去世的先人,二来俱是冲北烧香叩头的把兄弟。你若是伤了他二人的性命,绿林中,可就道咱们哥儿们不义气啦!

(众同白) 言之有理,正是,浑浊不分鲢共鲤,

(众同白) 水清方见两般鱼。(同下)

(丁上白) 生在江湖上,常把人开膛,我丁三巴,只因赃官施不全打此经过,二位庄主,将他掠进庄来,三更时分,剖腹挖心,不免前去侍候。(下)

(黄上,走边白) 仁义礼智信为高,身入公衙为那条,不该贪图凌烟表,只为县尊两绝交。此番去至恶虎村,必须好言相劝,苦苦哀求,放出县尊,免伤弟兄们和气。看,风扫树梢,夜走荒郊,好不凄凉人也!(下)

(濮、武同众上白) 将赃官绑上来。

(施上,黄暗上,濮妻白) 我说你们杀赃官施不全倒不要紧,你们怎么对那黄老叔。

(濮、武同白) 先杀赃官,然后再杀那忘恩无义的黄天霸。

(黄白) 呵哈!

(濮、武同白) 外面何人咳嗽?

(黄白) 我就是那忘恩无义的黄天霸!

(濮、武对众人) 回避了。吓贤弟,为何去而复转?

(黄白) 非是小弟去而复转,只是二位哥,说话有些不应典。

(濮、武同白) 怎的不应典?

(黄白)二位哥言道：施县尊不在庄中，方才你要杀何人？

(濮白)俺要杀那施不全，何人敢来拦挡。

(黄白)有黄天霸在此，何人敢杀，那个敢杀。

(濮妻白)我说老兄弟，他们要杀施不全，与你什么相干。

(濮、武同白)是吓，与贤弟你，有什么相干。

(黄白)是吓，要杀施县尊与小弟什么相干。只是二位仁兄，要杀施县尊，但不知为了何事？

(濮、武同白)杀了施不全，好与九黄、七珠、莲花院一十二家好汉报仇。

(黄白)原来如此，我想那施县尊，杀了九黄、七珠、莲花院一十二家盗寇。

(濮、武同)呸！

(黄白)与你们什么相干？

(武白)天霸，你在此絮絮叨叨，休走，看枪！

(黄白)二哥你提枪就刺，可知我黄门金镖的厉害。

(濮白)动不动就提你黄门金镖，休走看枪！

(起打介)黄不敌武，欲掏镖，被李坤揪住镖袋，黄挣脱，
镖伤武天虬，武自刎死；濮妻自杀；黄追杀武妻，
王梁劝阻，黄不理，武妻被逼自缢；濮天雕最后
也被黄杀死。

(王梁白)老兄弟，这也够瞧的啦，走罢！

(黄白)待我取火，烧他的庄院。

(放火介，王梁拦阻不成白)人也杀啦，房子也烧啦，走吓！

(黄哭介王梁白)这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黄白)走！

(二人同下)

(完)